

书画为寄

——赵孟頫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许江 马以 主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书画为寄

——赵孟頫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许江 马以 主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丽英
执行编辑：张松林
装帧设计：邵 安
责任校对：朱 奇
责任印制：毛 翠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书画为寄：赵孟頫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许江，
马以主编.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503-1270-8

I. ①书… II. ①许… ②马… III. ①赵孟頫（
1254-1322）—书画艺术—艺术评论—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J212.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5446 号

书画为寄——赵孟頫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许 江 马 以 主编

出 品 人：祝平凡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 邮政编码：310002

网 址：<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杭州海洋电脑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张：24.25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280千

图 数：135幅

印 数：0001—2000

书 号：ISBN 978-7-5503-1270-8

定 价：120.00元

书画为寄

——赵孟頫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编委会名单

主 编：许 江 马 以

副主编：倪玲妹

编 委：任道斌（特邀）

施会龙

宋 捷

柴培良

闵 晶

高昕丹（特邀）

黄建祥

曹燕鸣

目录

- 001 赵孟頫《与子渊书》刻帖略论 黄 惇
- 010 赵孟頫早期书札考 王连起
- 025 探析赵孟頫的历史责任感及其之于中国书法史的意义 周 峰
- 057 论元初文人与印学 沈 浩
- 079 赵孟頫《八骏图卷》初鉴 单国强
- 098 赵孟頫的古木竹石图 薛永年
- 113 赵孟頫《洞庭东山图》考辨 单国霖
- 121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浅析 戴光莹
- 131 作为收藏家与鉴赏家的赵孟頫 任道斌
- 167 赵孟頫的“吴兴清远”：作为一种审美形态的考察 马青云
- 186 声家本色与骚人意度——从赵孟頫的《松雪斋词》说起 施议对
- 206 赵孟頫对古代韩国绘画的影响 李敬熙
- 231 赵雍美术活动考 高昕丹
- 255 王蒙的海景山水画——《丹山瀛海图卷》 潘耀昌 万丰源
- 270 钱选的《山居图》与元代初期的青绿山水 黄 朋
- 290 吴兴画派简论 李维琨
- 304 叶澄及其《雁荡山图》 傅立萃
- 319 沈铨与南蘋画派 徐丽莎
- 357 清代湖州画家费丹旭的肖像画浅论 任 明
- 382 编后记

赵孟頫《与子渊书》刻帖略论

南京艺术学院 黄 惇

内容提要：赵孟頫《与子渊书》刻帖，今藏湖州南浔张石铭宅院，当为晚清刻帖之一种。文章通过解读这封赵孟頫写给康里回回的信，对赵孟頫与康里公不忽木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子康里巎巎从其学书的可能性做了考论。赵孟頫与康里巎巎是对元代前后期影响最大的两位书家，故二人于书法上的承递关系，对研究元代书史当有重要意义。这封信的发现，为研究二人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2004年秋，我曾二游湖州南浔，出小莲花庄顺河道向东，有一晚清大宅院——张石铭旧宅。宅院今向旅游者开放，花廊墙上镶嵌着晚清的刻帖，张石铭旧宅虽为原址，但这些刻帖却不知是原址上的还是从别处移来的，因为稍加细辨便知其排列已不是原样。大约是十年浩劫的馀物，绵绵不死，被重新砌在墙上，所以顺序已乱。以当时的感觉，似非一部刻帖，大约为两种，至于是什么刻帖，因来去匆匆，未能分辨清楚。靠东墙一侧，我无意间在一石上读到赵孟頫的信札一通，是写给康里子渊的。于是

用照相机隔着保护的玻璃拍摄下来，归家后依照片录下这通手札《与子渊书》的内容：

体侯胜常，深以为慰。令弟子山时时相过，屡商略先太师碑文，孟頫不揆愚鄙，辄足有所述，其大意则子山当能言之。或高明以为然，便当趣为之也。《黄庭》至今未能临写，不至见弄不。淮右无事，官府清静，必稍安也。因便草草兴答时中，唯为相业自重不宣。

廿二日孟頫记事再拜

廉访相公子子渊契友阁下

赵孟頫这通信后，刻有查升细字跋文一段，时在康熙丙寅（1686）初夏。跋云：

文敏与中锋和尚书，文待诏摹刻停云馆，为临池家所推重。岁久漫漶，苦无佳本，何论墨迹。此与康里子渊书，更已精妙，知者绝少。其他散失不传者何可胜数。丙寅初夏浙西查升识。

查升（1650—1707），字仲苇，号声山，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官至少詹事。工书，精小楷，得董其昌神韵。直入南书房，圣祖屡称赏之。有查升的题跋，其真伪之别或可放心。再读信札的文字，也绝非作伪者所能。

这通信，以前未曾在著录文字中读到过，因涉及赵孟頫和康里氏兄弟，所以引起了我的兴趣。受信人叫子渊，即康里回回，子山则是康里回回的弟弟康里巎巎。康里巎巎（1295—1345），字子山，号恕叟、正斋。兄弟二人在元代皆为名臣，世号“双

壁”。从小受到很好的儒学教育，且都善书，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书史会要》将二人都收入了，然弟弟子山的书法名气要比子渊大得多。了解元代书史的人都知道，元代前期的书坛赵孟頫受影响最大。无人出其右，而元代后期则以康里巎巎的书法影响最大。康里虽无法越过赵氏，但元代后期若危素、饶介等大书法家皆为康里巎巎的弟子，故元代后期亦无人能超过子山。

一封赵孟頫写的信，本身书法价值就很高，而信中又将元代二位最重要的书法家联系于一纸，则更为重要了。因此弄清楚信中所写的内容，或能考证出这封信的书写时间，这对于研究赵孟頫和康里巎巎，我想都很有意思。

信的开头是问候，接着说“令弟子山时时相过，屡商略先太师碑文……”，意思是说，我现在与子山常常过往，多次商谈你父亲的碑文，想必子山会转告你。再往下笔锋一转说“《黄庭》至今未能临写”，是说子渊求赵孟頫临写王羲之《黄庭经》，赵孟頫回答“至今未能临写”，大约比不得子渊你现在淮右（淮西）无事，官府较清静，云云。

“先太师”即康里兄弟的父亲，叫不忽木。所谓碑文，是康里兄弟请赵孟頫为其父所写，这篇碑文后来收入赵孟頫的《松雪斋集》。碑文的题名很长，但一看便知道不忽木生前的官位之高、地位之重了。名曰：《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平章军国事、行御史中丞、领侍仪司事、赠纯诚佐理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鲁国公、谥文贞、康里公碑》。^[1]

从赵孟頫所撰这篇碑文可知，不忽木自其祖父海蓝伯而上，就世为康里部落的头领。海蓝伯原事王可汗，后元太祖全部收归王可汗部。不忽木的父亲叫燕真，是海蓝伯的第十子，从很小就服事元世祖，燕真后来配以高丽美人，所以不忽木的母亲是高丽人，叫金长姬。不忽木排行老二，十二岁入国子学，师事元初大

儒许衡，性记强，口诵千余言，许公亟称之，并给他起了一个汉名，名“时用”。字“用臣”，谓其“必大用于世”。^[2]不忽木起家为利用少监，一直做到吏、工、刑三部尚书。从碑文中可知在忽必烈统治生涯中不忽木的重要性。赵孟頫写道，忽必烈自称右手，称不忽木为其“左手”，并以为其贤过于其师许衡。忽必烈故后，不忽木又辅佐成宗。由于不忽木重视提携和保护优秀人才，所以如赵孟頫所言“今之朝士，凡知名天下者，皆其客也”^[3]，又云其“尤重文学知名之士”。^[4]这些都是因为不忽木为人清廉，善择人才之故。此外，不忽木虽为色木人，但精通儒学，主张“勉励学校，议行科举”^[5]，这些都是元代发展史上的重要举措。

如果分析一下不忽木的历程，他似乎与生俱来就是为元代帝王而生的，从小起便一直生活于元代的最高层。元世祖晚年，权相桑哥得政当道，其卖官甚至以官位高下而定价，故上至朝廷、下至州县纲纪大坏。朝野上下敢怒不敢言，唯不忽木敢于争锋，屡屡以智慧挫败桑哥阴谋。忽必烈后来下决心除掉桑哥，最后就是依靠了不忽木等忠臣。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赵孟頫第一次北上入大都为官，忽必烈甚信任他，在与桑哥的斗争中，不忽木与赵孟頫都是坚决者。我们今从杨载所撰《赵公行状》中可以了解赵孟頫与桑哥的多次较量。故赵孟頫与不忽木二人之友谊，显然具有共患难之色彩。因而康里兄弟请赵孟頫写父亲碑文，当是找到了最了解父亲的人。这些因素，自然也是今天解读这封信所不能忽视的。

赵孟頫对不忽木十分敬重，当然不仅仅因为不忽木是当朝名臣，如赵孟頫所言，其“年止四十又六，天子震悼，士大夫哭泣相吊”^[6]，更因为不忽木“得君而不恃，得君而不满，居高位而自卑若不足”的高尚品格。这种敬重，还集中体现在赵孟頫曾写就的《康里公不忽木画像赞》^[7]中，云：

于惟鲁公，万夫之雄。笃学力行，择乎中庸。夙遇世祖，明良相逢。

以道事君，蹇蹇匪躬。无言不讎，无谏不从。举善若遗，疾恶如风。

诛锄草莱，黍稷芃芃。夙夜匪懈，以成治功。维此治功，四方攸同。

昔唐魏徵，相于太宗。仁义之效，及于鰥痼。维公德业，千古齐踪。

载瞻遗像，仿佛音容。式昭颂声，以播无穷。

按情理，康里兄弟请赵孟頫写碑文，当在不忽木去世当年，即大德四年（1300）。然此时赵孟頫在杭州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任上，因此，自然不可能与康里子山“时时相过”，更何况大德四年，康里子山年方五岁，与一幼童“时时相过”也不必挂齿，所以康里兄弟请碑文的时间，绝对不在不忽木去世当年。

那么这一碑文究竟写于何时呢？赵孟頫在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任满后的第二年，即武宗至大三年（1310），应召入京，从湖州出发，经过三十二天，抵达大都，这是他第二次去大都任京官。在这次从湖州至大都的途中，赵孟頫三临《定武兰亭》，并写下了著名的《兰亭十三跋》。抵京后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并侍奉皇太子（即仁宗）于东宫。至大四年（1311）仁宗接位后，赵孟頫屡受擢拔，官居一品，荣际五朝，时赵孟頫德高望重，成为翰林院之元老。

据赵孟頫在不忽木碑文中所记，不忽木有两位夫人，即冠氏和王氏，“冠氏先卒，生子回，今为淮西廉访使，王氏生子巉，今为集贤待制。二夫人皆与公合葬。”^[8]以此为前提，判断赵孟

頫撰文的时间，有三个条件可以参考。一是，王氏已故。二是，巛巛已长大成人，且已官集贤待制。三是，回回时任淮西廉访使。不过这三个条件，限于资料，似都无法准确界定其时间。

然而碑文中提到“王氏生子巛，今为集贤待制”与赵孟頫在《与子渊书》中所云“令弟子山时时相过”，并“屡商略先太师碑文”应该在时间、地点上是相吻合的。《元史》一百四十三卷《列传》第三十载《巛巛》云：“始授承直郎集贤待制，迁兵部郎中，转秘书监丞……”，也就是说，康里子山最初的官职是集贤待制。至于其任集贤待制的具体时间，《元史》未载。赵孟頫于至大四年（1311）五月出任集贤待讲学士，时康里子山年仅十七岁，而康里子山在延祐七年（1320）时已出任秘书监丞。^[9]可见如二人“时时相过”，当最合适在二人同任集贤院时。康里子山出任秘书监丞（从五品）前，按《元史》交待，还曾出任兵部郎中，如果以康里二十岁以后始为官，则子山任集贤待制最适合的时间当在1314—1318年间，即仁宗延祐元年至延祐五年间。子山初任集贤待制当已有若干年，时子山母王氏去世，而欲将冠氏、王氏与不忽木合葬，才有了康里兄弟请赵孟頫写碑文之事。所以此碑文为不忽木与二夫人合葬时作，距不忽木去世之大德四年，已有十六、七年之久。本文所讨论的赵孟頫书《与子渊书》亦即写于此时。

当然这样的粗略推断，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定位。若要准确，尚需要更细的材料而定。

赵孟頫的《与子渊书》，如查升跋中所言“知者绝少”，而今已不知藏于何处，或已属查升所言“散失不传者”。此帖从刻帖看，原当为四纸，每纸四行，计十三行，末页仅一行。如前所考，这件作品应写于延祐年间。赵孟頫虽事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但以仁宗最为礼遇，官居一品。仁宗尝曰：“文

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10]所以这封信的写作年代，也是赵孟頫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离赵孟頫卒年——英宗至治二年（1322），仅数年之隔。查升跋中曾以《停云馆刻帖》中的赵孟頫《与中峰明本书》与之相比，窃以为此帖精妙过之。若能使其拓本流传，想来对学习书法者亦是一种很好的范本。

此外，这封信为我们研究赵孟頫与康里子山兄弟的关系，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我曾在《从杭州到大都——赵孟頫书法评传》一文中举出来复《题赵松雪、巉子山二公墨迹后》一诗，来说明赵孟頫与康里子山的关系，诗中云：

康里平章起燕族，貂帽狐裘面如玉。
洒翰亲从魏国游，题遍宣麻数千幅。^[11]

“平章”是指康里子山在至正初年出任浙江行省平章一职。其中“洒翰亲从魏国游”一句非常重要。“魏国”即魏国公赵孟頫。“洒翰”当指书法。自古以来，说某某从某某游，便是师生关系了，也就是说康里子山是赵孟頫的书法弟子。但有人或以为这句诗表达得较为含蓄，而且尚未发现其他史料得以佐证，因而存有疑问。以我个人的看法，赵孟頫在康里子山初入仕途时，已是朝野公论的当代第一书家，而康里子山在集贤待制任上又为赵孟頫之部下，这位长者还是父亲生前的好友，所以“从其游”与这封信中的“时时相过”便得到了印证，康里子山于此时向赵孟頫求教书法，自然在情理之中。

从书法作品上看，传世的康里子山书法作品多为草书和章草，以章草而言，元初赵孟頫不仅是提倡者和实践者，且在当时亦多有这类作品留传。至于康里子山传世不多的小草信札，如《致彦

中尺牍》则望而可窥与赵孟頫用笔的一致性。所以历来人们观察元代书风，都可看到康里子山于个性彰显之外，与赵孟頫书风的承递关系。

当然除开康里子山外，其他少数民族书法家，如西域合鲁氏乃贤（1309—？）、曲鲜畏吾儿人盛熙明、西域伯牙吾氏泰不华（1304—1352）、西域河西唐兀氏余阙（1303—1358）、雅琥等，差不多与康里子山是一代人，都深受赵孟頫书法的影响，也是赵孟頫所提倡魏晋书法审美和复古书法观的承递者。若将元代早期未定大都前的重要大臣耶律楚材的书法，与康里子山的书法做一对比，就可以看到，尽管二人书法中都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剽悍内质，但就笔法和风格而言相差甚远，前者法颜真卿粗枝大叶，后者文质彬彬，已入晋人之室。故《元史》云：“巉巉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而元代崇尚晋人的书风，实赵孟頫开之。再看康里子山晚年在南方杭州任浙江行省平章前后，曾带过饶介和危素二位弟子，看这两位书法，除继承康里子山的风格外，受到影响最大的仍是赵孟頫的风格。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赵孟頫《与子渊书》中提到康里回回请赵孟頫临写《黄庭经》一事，虽“至今未能临写”，而终会得空临写后赠与子渊。若是，则其临写之本当必影响康氏兄弟。我注意到康里子山晚年在杭州任江浙行省平章时，题赵孟頫书《常清静经》^[12]一跋，云：

赵文敏公，好书道经，散在名山甚众，此其一焉，而王右军法书流传于世，唯《黄庭经》为称首。今观赵公所书《清静经》，飘飘然若蜕骨为仙、凌厉霞表，前辈所称右军“灏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同归此意，宜矣。至

正四年五月十六日，题于杭州河南王第之西楼。康里巎识。

这其中关于赵孟頫写道经的风格渊源，关于对右军《黄庭经》的认识，已足可看到康里子山对赵孟頫书法的熟悉程度和敬仰。《与子渊书》中赵孟頫欲将临写的《黄庭经》，或正可视为对年轻的康里兄弟传授书法的例证。所以关于康里子山曾从赵孟頫游的说法，即康里子山曾从赵孟頫学习书法的观点，我认为可信的。

注释：

[1] 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七《碑铭》（海王邨古籍丛刊影印本，中国书店，1991年）。

[2] 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七《康里公碑》。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赵孟頫：《康里公不忽木画像赞》，据《松雪斋集》卷十。

[8] 同注[2]。

[9] 参见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第85页《秘书监职官表》（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

[10] 赵孟頫：《松雪斋集》附录之杨载《赵公行状》。

[11] 来复：《蒲庵集》卷二《题赵松雪、巎子山二公墨迹后》，载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第79页。来复，字见心，丰城人。幼祝发于普庵堂，后游会稽诸山，复主灵隐寺。通内典，善诗文。

[12] 赵孟頫书《常清静经》及康里巎巎跋，今藏美国佛利尔东方美术馆。

赵孟頫早期书札考

故宫博物院 王连起

内容提要：赵孟頫的书札是其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信笔直书，任意挥洒，所以更清真潇洒，姿态横生。这些书札的内容，也往往包含着史传记载所缺少然而却是赵氏交游仕宦生平的重要经历，因此，考订赵氏书札，对研究其书法艺术乃至生平事迹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古今已有不少对赵孟頫书札进行评判者，这无疑会使人们对赵孟頫的了解更全面，但这些评论中，有不少是随意轻率的，于是造成了不少误解。有感于斯，本人对全部赵氏书札都将做详细鉴考，本文只是其早年书札考的一部分：马季宗元二札。其中一札，前缺四行，明代季氏后人按家乘补全。上款为“宗源”，古今名家，皆无致疑者，明人跋者更依这数典忘祖的补文，对赵、季两家关系多有杜撰，后人因袭。本文从书法鉴别时期，从史实、典故、文献进行考证，判明了此札书写的具体年月日期，指出前人谬误，纠正了对此札内容解读的错误，提示了上款宗源的错误根源。近期出现的第二札验证了本人对该宗源的考证，并从书札内容

的考订，廓清了赵孟頫赴任和任职济南的时间经历和思想状况。

赵孟頫的书法，包括墨迹和刻本，在历代大书法家中传世是比较多的。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书札。其实古人讲的法帖，基本上也是指此。欧阳修云：“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俟疾，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正因为如此，明清一些论书法家者，即便是对赵书有微辞者，也不能不承认赵氏书札的艺术成就。

我在《论赵孟頫书画的真伪鉴考》一文中，曾将赵孟頫书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其中早年书最少，因此壮年时亦包括在了早年，时间定在他四十五岁之前。这一时期的赵书，尚处在他遍学前贤、锻造自己的时期，其师承极为丰富，受钟繇影响，书法各体面貌都有很大区别，艺术风格还没有完全定型，加之传世作品不多，因而对此时的赵书，人们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模糊。比如，一位先生为反驳那些认为赵书流滑软媚的论调，便说那是他早年的毛病，中年以后便不如此了。实际上赵孟頫早年师法魏晋以致六朝北碑，从钟繇到沈馥，不仅不轻浮，甚至有些过分重拙，当然行草学智永后专注二王，尚属轻灵一派，但绝没有轻飘浮滑者。另外就是赵孟頫的早年思想问题。当一个人处在改朝换代或社会动荡时期时，人们的思想往往有很大的矛盾，有着多方面的倾向波动，而随着现实形势的改变，其思想状况也会出现相对的稳定。后人评论，如没有对不同时期的清楚了解，就往往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倾向，所谓的元史专家亦不能免。具体到宋宗室出身而仕元的赵孟頫更是如此。所以，这一时期的书札，在这方面的历史的、文献的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点，即古代书札如欧阳修所言，往往施于家人、朋友之间，极为简略，言及之事，相互明了，而后人不易完全清楚，称谓也是时代有异，尤其是其中的史实和用典，不懂或不明了就会闹笑话，所以要做精确的考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现存世赵书早期墨迹大约有十余件。原本要综合考订，但考虑到篇幅，这里只讲两通。本人学识俱浅，谬误之处望识者教之。

1995年，我曾在《书法丛刊》四十三期发表过一篇文章——《赵孟頫与季宗源札考》。当时写这篇文章，一是判断此札的书写年代；二是指出帖后明人题跋的谬误；三是纠正今人对此札称谓、内容、书写时间解读的错误。除上述几点外，拙文最胆大妄为的就是对此札的上款即收信人的名字季宗源表示置疑。此札前缺四行半，现在的前四行帖中有小字称“以上四行，明嘉靖年间按家乘填补”。季氏后人按家乘补，称他们的五世祖为季宗源。明正统景泰人张益、萧镃、邓赅也异口同声称为季宗源。帖前清英和题签，蔡世松《墨缘堂帖》，严信厚《小长芦馆集帖》，《中国古代书画目》同样认为是季宗源。今天，小子却对其提出否定，指出季宗源应当是季宗元。拙文发表后，赵孟頫给季宗元的另一札出现，证明了本人的判断。今天，将两札重新做一综合考证，一是为了使人对赵氏早年（壮年）的事迹行踪能有一更详细的了解；二是对前文论及的事件及不同的意见做一更确切的回答；三，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一札，从清代英和题签“松雪老人致季宗源总管二札真迹”到《中国古代书画目》的“行书致季宗源行书二札帖”都将此札定为二札，余前文考其内容型制，指出所谓二札实为一札。人或戏谓因余之考，赵孟頫与季氏的二札，变成了一札！今幸见松雪翁与季宗元本款之札，终于可以让世人知道，赵孟頫与季宗元确实还是有二札的。故宫藏宗源款札帖文如下：